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二

為政第二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左傳曰學而後入政故次前篇也此篇所論孝  
敬信勇為政之德也聖賢君子為政之人也故以為政

冠於章首  
遂以名篇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包曰德者無為猶北辰  
之不移而眾星共之

疏

子曰至共之。正義曰此章言  
為政之要為政以德者言為政

化清則政善矣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者譬况也此  
極謂之北辰北辰常居其所而不移故眾星共之也。註包曰至共之  
君為政以德無為清靜亦眾人所共尊之也。註包曰至共之

正義曰案爾雅釋文云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  
中以正四時然則極中也辰時也以其居天之中故曰北極以

正四時故曰北辰漢書天文志曰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泰

一之常居也旁三星三公之國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



也。蓋子曰無違。樊遲問御子告之曰：子與孫問孝於我。

我對曰：無違。鄭曰：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樊遲

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

以禮。疏：孟懿至以禮。正義曰：此章明孝必以禮。孟懿子

無違者，此夫子答辭也。言行孝之道，無得違禮也。樊遲御者

弟子，樊須為夫子御車也。子曰：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

無違者，孟孫即懿子也。孔子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而懿子

與樊遲友善，必將問於樊遲，故夫子告之。樊遲曰：何謂也？

樊遲亦未達無違之旨，故復問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

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若此，夫子為言無違之事也。生事之

以禮，謂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之屬也。死葬之以禮，謂為之棺

槨，衣衾而舉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之屬也。祭之以禮，謂春

秋祭祀以時，思之陳其簋簠而哀戚之之屬也。不違此禮，是

無違之理也。不即告孟孫者，初時意在簡略，欲使思而得之。

必告樊遲者，恐孟孫以為從父之令，是無違，故既與別後

書於樊遲，將使復告孟孫也。註：孔子曰：至謚也。正義曰：

春秋定六年，經書仲孫何忌如晉，傳曰：孟懿子往，是知孟懿

子即仲孫何忌也。謚法曰：溫柔賢善曰懿。註：鄭曰：至樊須

正義曰：案史記弟子傳曰：樊須字

子遲，齊人，少孔子三十六歲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

疏：孟武伯問孝，子曰：父

孝子不妄為非也。武伯懿子之仲孫彘也。問於夫子為

孝之道，夫子答之曰：子事父母，唯其疾病，然後使父母憂

之疾病之外，不得妄為非法，貽憂於父母也。註：馬曰：至父

母憂。正義曰：案春秋懿子以哀十四年卒，而武伯問於高柴曰：

十七年左傳曰：公會齊侯於蒙，孟武伯相，武伯問於高柴曰：

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郈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

備石髓，武伯曰：然則彘也。是武伯為懿子之仲孫彘也。註：

法剛強直。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

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夫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一曰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

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食而不愛，豕畜之愛而不敬，豕畜之

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食而不愛，豕畜之愛而不敬，豕畜之

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食而不愛，豕畜之愛而不敬，豕畜之

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食而不愛，豕畜之愛而不敬，豕畜之

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食而不愛，豕畜之愛而不敬，豕畜之

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食而不愛，豕畜之愛而不敬，豕畜之

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食而不愛，豕畜之愛而不敬，豕畜之

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食而不愛，豕畜之愛而不敬，豕畜之

疏 子游至別乎。正義曰：此章言為孝，必敬。子游問孝者，

能以下孔子為子游說，須敬之事。令之於人，所謂孝者是

不敬何以別乎者，此為不敬之人作譬也。其說有二：一曰犬

以守禦馬以代勞，皆能有以養人者，但畜獸無知，不能生

養人。若人唯能供養於父母而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

曰：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同其飢渴飲之，食之皆能。有以

之也，但人養犬馬，資其為人用耳，而不敬此犬馬也。人若

其父母而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言無以別明孝，必須敬

也。註孔曰：子游弟子姓言名偃。正義曰：史記謂子游曰

言偃，吳人，字少游。少孔子四十五歲。正義曰：史記謂子游曰

義曰：云孟子曰：若索孟子盡心篇，孟子曰：食而不愛，豕交之

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趙岐註云：人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

若豕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引之以

證孝必須敬，彼言豕交之，此作豕畜之者，所見本異，或傳寫

誤。子夏問孝，子曰：色難。包曰：色難者，謂承順。有事

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兄饌，飲食也。曾

是以為孝乎？馬曰：孔子喻子夏服勞先食，故謂此為

子夏問至孝乎。正義曰：此章言為孝，必須承順。父母顏色

也。子夏問孝者，弟子子夏問於孔子為孝之道也。子曰：色難

疏

子游至別乎。正義曰：此章言為孝，必敬。子游問孝者，

能以下孔子為子游說，須敬之事。令之於人，所謂孝者是

不敬何以別乎者，此為不敬之人作譬也。其說有二：一曰犬

以守禦馬以代勞，皆能有以養人者，但畜獸無知，不能生

養人。若人唯能供養於父母而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

曰：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同其飢渴飲之，食之皆能。有以

之也，但人養犬馬，資其為人用耳，而不敬此犬馬也。人若

其父母而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言無以別明孝，必須敬

也。註孔曰：子游弟子姓言名偃。正義曰：史記謂子游曰

言偃，吳人，字少游。少孔子四十五歲。正義曰：史記謂子游曰

義曰：云孟子曰：若索孟子盡心篇，孟子曰：食而不愛，豕交之

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趙岐註云：人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

若豕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引之以

證孝必須敬，彼言豕交之，此作豕畜之者，所見本異，或傳寫

誤。子夏問孝，子曰：色難。包曰：色難者，謂承順。有事

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兄饌，飲食也。曾

是以為孝乎？馬曰：孔子喻子夏服勞先食，故謂此為

子夏問至孝乎。正義曰：此章言為孝，必須承順。父母顏色

疏

子游至別乎。正義曰：此章言為孝，必敬。子游問孝者，

能以下孔子為子游說，須敬之事。令之於人，所謂孝者是

不敬何以別乎者，此為不敬之人作譬也。其說有二：一曰犬

以守禦馬以代勞，皆能有以養人者，但畜獸無知，不能生

養人。若人唯能供養於父母而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

曰：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同其飢渴飲之，食之皆能。有以

之也，但人養犬馬，資其為人用耳，而不敬此犬馬也。人若

其父母而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言無以別明孝，必須敬

也。註孔曰：子游弟子姓言名偃。正義曰：史記謂子游曰

言偃，吳人，字少游。少孔子四十五歲。正義曰：史記謂子游曰

義曰：云孟子曰：若索孟子盡心篇，孟子曰：食而不愛，豕交之

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趙岐註云：人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

若豕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引之以

證孝必須敬，彼言豕交之，此作豕畜之者，所見本異，或傳寫

誤。子夏問孝，子曰：色難。包曰：色難者，謂承順。有事

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兄饌，飲食也。曾

是以為孝乎？馬曰：孔子喻子夏服勞先食，故謂此為

子夏問至孝乎。正義曰：此章言為孝，必須承順。父母顏色

疏

子游至別乎。正義曰：此章言為孝，必敬。子游問孝者，

能以下孔子為子游說，須敬之事。令之於人，所謂孝者是

不敬何以別乎者，此為不敬之人作譬也。其說有二：一曰犬

以守禦馬以代勞，皆能有以養人者，但畜獸無知，不能生

養人。若人唯能供養於父母而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

曰：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同其飢渴飲之，食之皆能。有以

之也，但人養犬馬，資其為人用耳，而不敬此犬馬也。人若

其父母而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言無以別明孝，必須敬

也。註孔曰：子游弟子姓言名偃。正義曰：史記謂子游曰

言偃，吳人，字少游。少孔子四十五歲。正義曰：史記謂子游曰

義曰：云孟子曰：若索孟子盡心篇，孟子曰：食而不愛，豕交之

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趙岐註云：人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

若豕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引之以

證孝必須敬，彼言豕交之，此作豕畜之者，所見本異，或傳寫

誤。子夏問孝，子曰：色難。包曰：色難者，謂承順。有事

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兄饌，飲食也。曾

是以為孝乎？馬曰：孔子喻子夏服勞先食，故謂此為

子夏問至孝乎。正義曰：此章言為孝，必須承順。父母顏色

愚。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子曰視其

所以以用也言視觀其所由其所經從。子曰視其

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終始安所匿其情。疏

子曰至廋哉。正義曰此章言知人之法也視其所以者以

用也言視其所以行用觀其所由者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

也焉安也言知人之法但觀察其終始則人安所隱匿其情

哉再言之者深明情不可隱也。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温

也尋繹故者又知新。疏。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言舊所學得者温尋使不忘是温故也素所未知學使知之

是知新也既温尋故者又知新者則可以為人師矣。註温

尋也。正義曰案中庸云温故而知新鄭註云温讀如燭温

之温謂故學之熟矣後時習之謂之温案左傳哀十二年公

會吳于橐臯太宰嚭請尋盟子貢對曰盟可尋也亦可寒也

賈陸註云尋温也又有司徹云乃藝尸組是燭為温也言人

舊學已精熟在後更習。子曰君子不器。包曰器者各周

之猶若温燭故食也。子曰君子不器。正義曰此章明君子之德也器

無所施。疏。子曰君子不器。正義曰此章明君子之德也器

不施。疏。子曰君子不器。正義曰此章明君子之德也器

車輿以行陸反之則不能君子之德則不如。子貢問君

子曰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子曰曰君子周而不比。疏

子曰曰君子周而不比。疏。子曰曰君子周而不比。疏

子曰曰君子周而不比。疏。子曰曰君子周而不比。疏

子曰曰君子周而不比。疏。子曰曰君子周而不比。疏

子曰曰君子周而不比。疏。子曰曰君子周而不比。疏

教學法也學而不思則罔者言為學之法既從師學則自思其餘若雖從師學而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也思而不學則殆者言但自尋思而不往從師學終卒不得其義則徒使人精神疲勞倦殆

**端斯害也已** 而治也善道有統故殊塗也。正義曰此章禁人雜學攻治也異端謂諸子百家之書也言人若不學正經善道而治乎異端之書斯則為害之深也以其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則不同歸也。註

是善道也皆以忠孝仁義為本是有統也。四術為教是殊塗也皆以去邪歸正是同歸也異端之書則或糶或糠或糠或糠。仁義是不同歸也殊塗。同歸是易下繫辭文也。子曰由誨汝知之乎。姓仲名由字子路。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疏 子曰至知也。正義曰此章明知也由誨汝知之乎者孔子以子路性剛好以不知為知故此抑之。其名曰由我今教誨汝為知之乎此皆語辭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者此誨辭也言汝實知之則為知之實不知之事則為不知是知也。

若其知之反隱曰不知及不知妄言我知皆非知也。孔子曰至子路。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仲由字子路。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抗直冠雄雞佩豸豚陵暴孔子孔子設孔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張學干祿。鄭曰弟子姓顓孫名師字子路。子曰多聞

**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 包曰殆危也所見危言也。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包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

**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鄭曰言行如此則少悔言也。子張至中矣。正義曰此章言求祿之法子張學干祿者干求也弟子子張師事孔子學求祿位之法子曰多聞闕疑

言其餘則寡尤者此夫子教子張求祿之法也。尤也寡也。也言雖博學多聞疑則闕之尤須慎言其餘不疑者則少也。見危者闕而不可行尤須慎行其餘不危者則少也。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者言若少過行又少悔必得祿位也。若言行如此雖愚不得祿亦同得祿之道。註鄭曰至位也。

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嶺孫師  
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

服包曰哀公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

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疏問曰何為則民服者哀公曾君也問於孔子曰何所云

也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諸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

也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者舉邪枉之人用之廢置諸正直

也。註包曰哀公曾君也於時羣邪秉政民心厭棄故以此對之

公之子周敬王二十六年即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

勸如之何孫肥康諡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包曰莊

臨民以嚴則孝慈則忠包曰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

舉善而

教不能則勸包曰舉用善人而教疏季康至則勸

使民敬忠勸善之法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者季

康子曰欲使民人敬上盡忠勸勉為善其法如之何子曰臨

之以莊則敬者此答之也自上流下曰臨莊嚴也言君臨民

以嚴則民敬其上孝慈則忠者言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

則民作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者言君能舉用善人置之祿

位教誨不能之人使之材能如此則民相勸勉為善也於時

魯君蠶食深宮季氏專執國政則如君矣故此答皆以人君

之事言之也。註魯卿季孫肥康諡。正義曰知或謂孔

子曰子奚不為政包曰或人以為子曰書云孝乎惟

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于兄弟善疏或謂至為政

於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與為政同正義曰此章

言孝友與為政同或謂孔子曰子既多才多藝何不居官為政



人以爲居位乃是爲政也子白書云孝乎唯孝友于兄弟  
於有政者此周書君陳篇文引之以答或人爲政之事彼云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善事父母行已以恭言善事父母者必友  
國云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行已以恭言善事父母者必友  
于兄弟能施有政令其言與此小異此云孝乎唯孝者美此  
孝之辭也友于兄弟者言善於兄弟也旅行也行於此二者  
即有爲政之道也是亦爲政矣其爲爲政者此孔子語也是  
此也言此孝友亦爲政之道此外何事其爲爲政乎言所行  
有政道即與爲政同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曰孔  
不必居位乃是爲政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曰孔  
言人而無信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其終終無可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子曰大車牛車輓者輓端橫木以縛  
輓小車馬車輓者輓端上曲鈎術  
可無也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者言人而無信其餘雖有他  
才終無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者此爲無  
信之人作譬也大車牛車輓端橫木以縛馬領者也  
小車馬車輓者輓端上曲鈎術以駕兩馬領者也大車  
無輓則不能駕牛小車無軌則不能駕馬其車何以行之  
哉言必不能行也以喻人而無信亦不可行也。註包曰至

鈎術。正義曰云大車牛車者冬官考工記車人爲車大  
崇九尺鄭註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較長半柯者也其駕牛  
故酒誥曰肇牽車牛遠服費用故曰大車牛車也說文云輓  
大車輓端持衡者輓端前也是輓者輓端橫木以縛輓者也  
云小車駟馬車者考工記兵車田車乘車也皆駕駟馬故曰  
駟馬車也說文云軌者車輓端持衡者考工記云國馬之軌  
深四尺有七寸註云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軌崇三尺有三寸  
如軫與轆七寸又并此軌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  
則餘七寸爲衡頸之問是軌在衡上也轆從軫以前稍曲而  
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嚮下鈎之衡則橫居軌下是轆端上  
曲鈎術者  
名軌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質禮變 子曰殷因於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馬曰所因謂三綱五常  
所損益謂文質三統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物類相召世數相生  
其或有常故可預知  
疏 子張至知也。正義曰此章明創  
制革命因公損益之禮子張問十  
世可知也者弟子子張問於孔子夫國家文質禮變設若相  
承至於十世世數既遠可得知其礼乎子曰殷因於夏禮所

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者此夫子答以可知之事言也承夏后因用夏禮謂三綱五常不可變革故因之也所損益者謂文質三統夏尚文則損文而益質夏以地統色尚白也其事易曉故曰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者言非但順知既往亦預知將來時周尚存不敢斥言故曰其或言設或有繼周而王者雖多至百世以其物類相召勢數相生其變有常故言可預知也○註馬曰至三統○正義曰云三綱五常者白虎通云三綱者何謂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為化若羅網有紀綱之而百目張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之謂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人為三綱法天地人君臣法天取象日月信歸功也父子法地取法五行轉相生也夫婦取象人合陰陽有施君羣也羣下之所歸心臣牽也事君也象衣服之形也父者矩也以度教子子者學也學無已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婦者服也以禮屈服也云五常者仁義禮智信也白虎通云五性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

好生愛人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智者知也或於事見微知著信者誠也事一不移故人平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常仁義禮智信是也云損益謂文質三統者白虎通云王者必一質一文者何所以承天地順陰陽陽道極則陰道受陰道極則陽道受明一陽三陰不能繼也質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為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為文尚書大傳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禮三正記曰質法天文法地帝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地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序也事莫不先其質性乃後有其文章也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此之謂三統故書傳略說云天有三統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士有三王王特一生死又春秋緯元命包及樂緯稽耀嘉云夏以十二月為正息卦受泰註云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寅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息卦受臨註云物之牙其色尚白以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息卦受復其色尚赤以夜半為朔又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以此推之自夏以上皆正朔三而改地鄭註尚書三帛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用白繒如鄭此意卻而推之舜以十一月為正高辛氏以十二月為正尚白故曰其餘諸侯用白繒高辛氏以十一月為正尚黑故云高辛氏之後用黑繒高陽氏以十一月為正尚

赤故云高陽氏之後用赤繒有少皞以十二月為正尚白黃  
帝以十一月為正尚黑神農以十一月為正尚赤女媧以十  
二月為正尚曰伏羲以上未有聞焉易說卦云帝出乎震則  
伏羲也建寅之月又未之始其三正當從伏羲以下文質再  
而復者文質法天地文法天質法地周文法地而為天正  
質法而為地正者正朔文質不相負正朔以三而改文質以  
二而復各自為義不相負也建子之月為正者謂之天統以  
天之陽氣始生為百物得陽氣微稍動變故為天統建丑之  
月為統者以其物已吐牙不為天氣始動物又未出不得為  
人所統功唯在地中含養萌芽故為地統建寅之月為統者  
以人物出於地人功當領脩理故謂之人統統者本也謂天  
地人之本然王者必以此三月為正者以其此月物生細微  
又是歲之始生王者繼天理物含養微細又取其歲初為正  
朔之始既天地入之三書所繼不同故各改正朔不相襲也  
所尚既異符命亦隨所尚而來故禮緯稽命篇云其天命以  
黑故夏有圖圭天命以赤故周有赤雀銜書天命以白故殷  
有白狼銜鈎是命之所命亦各隨人所尚符命雖逐所尚不  
必皆然故天命禹圖阿見白面長人洛子命云陽龍於洛沈  
壘而黑龜與之書黃魚變羅泰誓言武王伐紂而白魚八於  
王舟是符命不皆逐正色也鄭康成之義自古以來皆改正

之役革命創制故正易服是從湯始改正朔也。註物類至  
類也。正義曰物類相召者謂三綱五常各以類相召因而  
不交也云世數相生者謂文質三統及五行相次周而復始  
而其世運有數。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也。鄭曰人神  
相生變革也。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也。鄭曰人神  
相考而祭之見義不為無勇也。孔曰義所宜為而  
者見謂求福也。正義曰此章言祭必已親勇必為義也非其  
子曰至勇也。正義曰此章言祭必已親勇必為義也非其  
鬼而祭之謂也者人神曰鬼言君非已祖考而輒祭他鬼者  
是謂媚求福也見其義不為無勇也者義宜也言義所宜為  
而不能為者是無勇之人也。註鄭曰至求福。正義曰云  
人神曰鬼者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  
禮是人神曰鬼也左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故非其  
祖考而祭之者是謂求福也。註孔子曰至無勇。正義曰  
若齊之田氏弒君夫子請討之是義所宜為也而魯君不能  
為討是無勇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二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三

八佾第三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正義曰前篇論為政為政之善莫善禮樂禮以安上治民樂以移風易俗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故此篇論禮樂得失也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也**馬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

八佾之舞季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

**疏**論魯卿季氏僭用禮樂之事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者謂者評論之稱季氏魯卿於時

當廟子也佾列也舞者八人為列八六十四人

八佾舞於家廟之庭故孔子評論而譏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者此孔子所譏之語也孰誰也人之僭禮皆當罪責不可

容忍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最難容忍故曰若是可容忍他人更誰不可忍也○註馬曰至譏之○正義曰孰誰釋語

文倫列書傳通訓也云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者  
五年左傳文也云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者杜預有休  
如此其諸侯用六者六六三十六八八六十四人者杜預  
三十二人服虔以用六為六八四十八大夫四四十六  
每行八數亦宜減故同何杜之說天子所以八佾宜方行  
年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  
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  
八以下杜預云唯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為列諸侯則不  
用八所謂八音者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也鄭玄云金鐘磬也  
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  
簫也所謂八風者服虔以為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  
音革其風廣莫良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  
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闓闓又  
易緯通卦驗云立春調風至春分闓闓風至立夏清明風至  
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闓闓風至立冬冬風至冬  
至廣莫風至是則天子之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八佾  
也云魯以周公之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昔者周公  
所以得借之由由魯得用之也案禮記祭統云昔者周公  
有勳勞於天下成王康王賜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舞

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重周公故以賜魯又明堂  
曰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受王者禮樂也然  
王者禮樂唯得於文王周公廟用之若用之他廟亦為借也  
故昭二十五年公羊傳稱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借哉答曰  
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是昭  
公之時借用他廟也云季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  
者案經但云季氏知是桓子者以孔子與桓子同時親見其  
事而譏之故知桓子也何休云借齊也下勳上之辭季氏陪  
臣也而効君於上故云借也大夫稱家祭法大夫三廟此經  
又言於庭魯之用樂見於經傳者皆據廟中祭祀時知此亦  
借於其家廟舞之二家者以雍徹馬曰三家謂仲孫叔  
故孔子譏之也 三家者以雍徹孫季孫雍周頌臣工  
篇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 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 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奚取於三家之堂 子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穆穆  
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 疏 三家至之堂○正  
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耶 義曰此章譏三家  
之禮也三家者以雍徹者此弟子之言將論夫子所譏之語  
故先設此文以為首引三家謂仲孫叔孫季孫雍周頌臣工

舊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徽祭今三家亦作此樂以徽祭  
故夫子所識之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者  
此夫子所識之語也先引詩文後言其不可取之理也相維  
辟公天子穆穆者此雍詩之文也相助也維辭也辟公謂諸  
侯及二王之後穆穆天子之容貌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  
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  
於堂乎。註馬曰至此樂。正義曰二孫同是魯相公之後  
孫公適子莊公為君庶子公子慶父公子叔牙公子季友之後  
孫是慶父之後叔孫是叔牙之後季孫是季友之後其後子  
孫皆以其仲叔季為氏故有此氏並是相公子孫故俱稱孫  
也至仲孫氏後世改仲曰孟孟者無長之稱也言已無不  
敢與莊公為伯仲叔季之次故取庶長為始也云雍周頌臣  
工篇名者即周頌臣工之什第七篇也天子祭於宗廟歌之  
以徽祭者案周禮樂師云及徽帥季士而歌徽鄭玄云徽者  
歌雍又小師云徽歌鄭云於有司徽而歌雍是知天子祭於  
宗廟歌之以徽祭也今三家亦作此樂故夫子識之也。註  
包曰至堂邪。正義曰云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者此與  
毛傳同鄭玄以辟為卿士公謂諸侯為異餘亦同也云穆穆  
天子之容貌穆穆然美也云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

後來助祭故也者將言無諸侯及二王之後助祭則不可  
也云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邪者卿大  
夫稱家家臣謂家相邑宰之屬來助祭耳何取此雍詩之義  
而奏作於堂邪邪語辭魯用天子禮樂以雍徽由是三家借  
也。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包曰  
而不仁必不。疏。子曰至樂何。正義曰此章言禮樂資仁  
能行禮樂。疏。而行也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  
何者如奈也言人而不仁奈此。林放問禮之本。鄭曰林  
禮樂何謂必不能行禮樂也。林放問禮之本。放魯人

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

戚。包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疏。林放至寧戚。○  
奢不如儉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正義曰此章明

禮之本意也林放問禮之本者林放魯人也問於夫子禮之  
本意如何子曰大哉問者夫子將答禮本先嘆美之也禮之

末節人尚不知林放能問其本其意非小故曰大哉問也禮  
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者此夫子所答禮本也奢

汰後也儉約省也易和易也戚哀戚也與猶等也奢與儉易  
與戚等俱不合禮但禮不欲失於奢寧失於儉喪不欲失於

與戚等俱不合禮但禮不欲失於奢寧失於儉喪不欲失於

易寧失於戚言禮之本意禮失於奢不如儉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包曰諸夏中國亡無也

義曰此章言中國禮義之盛而夷狄無也喪夷狄則我蠻可知諸夏中國也亡無也言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

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註包曰諸夏中國正義曰此及閔元年左氏傳皆言諸夏襄四年左傳魏絳云諸夷必叛華夏皆謂中國而謂之華夏者夏大也言有禮儀之大有文章之華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馬曰旅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

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包曰神不享非禮

放即欲誣而祭之疏非此祭泰山也季氏旅於泰山者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

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者冉有弟子冉求時任於季氏故猶止也

對曰不能

猶止也夫子見季氏非禮而祭泰山故以言謂弟子冉有曰汝既臣於季氏知其非禮即合諫止女豈不能諫止與與語

辭對曰不能者言季氏僭盜已不能諫止也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者孔子嘆其失禮故曰嗚呼曾之言則也

夫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况泰山之神豈反不如林放乎而季氏欲誣罔而祭之也言泰山之神必不享季氏之祭

若其享之則見不如林放也註馬曰至止也正義曰云旅祭名者周禮太宗伯職云國有大故明旅上帝及四望鄭

註云故謂凶裁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故知旅祭名也云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王制云諸侯

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是也云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者陪重也諸侯既為天子之臣故謂諸侯之臣為陪臣泰山在

魯封內故魯得祭之今季氏亦祭故云非禮云冉有弟子冉求者史記弟子傳云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鄭云曰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孔曰言於射揖讓

而升下而飲王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其爭也君子馬曰多

筭君子疏子曰至君子正義曰此章言射禮有君子之

之所爭風也君子無所爭者言君子之人謙卑自牧無

所競爭也必也射乎者君子雖於他事無爭其或有爭必也  
於射禮乎言於射而後有爭也揖讓而升下而飲者射禮於  
堂將射升堂及射畢而下勝飲不勝其耦皆以禮相揖讓也  
其爭也君子者射者爭中正鵠而已不同小人厲色援臂故  
曰其爭也君子○註孔曰言於射而後有爭○正義曰鄭註  
射義云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  
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左而升飲君子取之是  
以射則爭中是於射而後有爭○註王曰至相飲○正義曰  
云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者儀禮大射云揖上射  
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  
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射時升降揖讓也○大射又云  
飲射爵之時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  
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射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  
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解立卒解坐奠於  
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是飲射爵之時揖讓升降也○註馬  
曰多至所爭○正義曰云多筭飲少筭者筭籌也鄉射記曰  
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是也多筭謂勝者少筭謂  
不勝者勝飲不勝而相揖讓故曰君子之所爭也

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馬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子曰繪事後素

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

後乎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

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包曰予我也孔子言子夏

子夏至詩已矣○正義曰此章言成人須禮也子夏問曰巧

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者倩笑貌盼動目貌

絢文貌此衛風碩人之篇閔莊姜美而不見答之詩也言莊

姜既有巧笑美目倩兮之容又能以禮成文絢然素喻禮也

子夏讀詩至此三句不達其旨故問夫子何謂也子曰繪事

然後素者孔子舉喻以答子夏也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

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  
禮以成之也曰禮後乎者此子夏語子夏問孔子言繪事後  
素即解其旨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  
可與言詩已矣者起發也予我也商子夏名孔子言能發明  
我意者是子夏也始可與共言詩也○註馬曰至逸也○正  
義曰云此上一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者案今毛詩碩人四



章章七句其二章曰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

毛詩無此一句故曰逸言二逸也。註鄭曰至成之。正義

曰案考工記云畫繪之事雜五色下云畫續之事後素功是

知凡繪畫先布眾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章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也

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也

宋不足徵也

文獻不足故也

足則

吾能徵之矣

子曰至微之矣。正義曰此章言夏商之後不能行先王之

禮也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禮也。禮言之宋不足徵也。者

禮成也。杞宋二國言夏殷之後也。孔子言夏殷之禮吾能言

之。但以杞宋之君閭弱不足以成之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

吾能徵之矣。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註包曰至

成也。正義曰。禮成釋詁文云杞宋二國名夏殷之後於杞封

記云武王克殷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

是也。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也。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也。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也。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也。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也。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也。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也。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也。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也。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也。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也。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也。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也。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也。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魯者言既灌地以求神於太祖廟也云既灌之後列尊卑序  
穆者言既灌地降神之後始列木主以尊卑陳列太祖廟  
其鄉明穆取其北面尚敬三年一裕五年一裕子昭子曰穆昭  
而祭也云而魯逆祀躋信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者春秋文  
也何言乎升信公幾何譏爾逆祀也何休云升謂西上禮昭  
穆指父子近取法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禮昭  
庶兄置信公於閔公上繼閔者在下文公緣信公於閔公為  
士今升信先閔故云逆祀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也弗忌曰  
云亂昭穆及魯語云將躋信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弗忌曰  
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如彼所言又似閔  
信異昭穆者什次之逆如昭穆之亂假昭穆以言之非謂異  
昭穆也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今兄弟四人皆立為君則  
祖父之廟即已從毀知其理必不然故先儒無  
作此說以此逆祀失其禮故孔子不欲觀之也  
或問禘之

說子曰不知也

知者為魯諱

知其說者之於天下

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包曰孔子謂或人言知也

指示掌中之

疏

或問至其掌。正義曰此章言諱國惡之

物言其易了。禮也或問禘之說者或人問孔子禘祭之  
禮其說如何。子曰不知也者孔子答言不知禘禮之說答以  
不知者為魯諱諱國惡禮也若其說之當云禘之禮序昭穆  
時魯躋信公亂昭穆說之則彰國之惡故但言不知也知其  
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也者諸於也斯此也孔子  
既答或人以不知禘禮之說若不更說恐或人以為已實不  
知無以明其諱國惡且恐後世以為禘祭之禮聖人不知而  
致廢絕更為或人言此也言我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  
中其如指示於此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指其掌者此句弟  
子作論語時言也當時孔子舉一手伸掌以一手指之以示  
或人曰其如示諸斯乎弟子等恐人不知示諸斯謂指以示  
等物故著此一句言也祭如在祭如在祭如在祭如在祭如在  
是時夫子指其掌也祭如在祭如在祭如在祭如在祭如在  
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包曰孔子或出或病  
祭百神。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而不自親祭使攝者  
為之不致肅敬。疏。祭如在至不祭。正義曰此章言孔子  
於心與不祭同。疏。祭如在至不祭。正義曰此章言孔子

如其親存言事死如事生也祭神如神在者謂祭百神亦如  
神之存存而致敬也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者孔子言我若  
親行祭事則必致其恭敬我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人  
代已為之不至肅敬於心與不祭同○註謂祭百神○正義  
曰百神謂宗廟之外  
皆是言百神舉成數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  
媚於竈何謂也孔曰王孫賈衛大夫奧內也以喻近臣  
之微以世俗之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孔  
言感動之也  
天以喻君孔子拒之曰如疏王孫至禱也○正義曰此章  
獲罪於天無所禱於眾神疏言夫子守禮不求媚於人也  
王孫賈者為執政大夫也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  
也者媚趣嚮也奧內也謂室內西南隅也以其隱奧故尊者  
居之其處雖尊而間靜無事以喻近臣雖尊不執政柄無益  
於人也竈者動食之所由雖卑卑執為家之急用以喻國之  
執政位雖卑下而執實司之柄行益於人也此二句出俗之  
言也言與其趨於間靜之奧寧若趨於急用之竈以喻其求  
於無事之道臣實若求於用權之執政王孫賈時執國政與  
於二句伴若不達其理問於孔子曰何謂也欲使孔子求媚

親昵於已故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  
無所禱也者孔子拒賈之辭也然如此也言我則不如世俗  
之言也天以喻君獲猶得也我道之行否由於於  
特君無求於眾臣如得罪於天無所禱於眾神子曰周監  
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曰監視也言周文  
疏子曰至從周○正義曰此章言周之禮文猶備也周監  
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者監視也二代謂夏商郁郁文章  
貌言以今周代之禮法文章迴視夏商二代則周代郁郁乎  
有文章哉吾從周者言周之文章備於二代故從而行之也  
子入太廟包曰太廟周公廟孔子仕每事問或曰孰  
謂鄰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孔曰鄰孔子  
治邑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子聞之曰是禮也知禮乎  
人以為知禮者不當復問子聞之曰是禮也知禮乎  
復問疏入太廟者子謂孔子太廟周公廟孔子仕魯魯  
祭周公而助祭故得入之也每事問者言太廟之中禮器之  
屬每事鞞問於令長也或曰孰謂鄰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

每事問者孰誰也。鄭人魯郡邑大夫孔子父叔梁紇也。或有  
人曰誰謂鄭大夫之子知禮者也。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  
以爲知禮者不當復問何爲入太廟而每事問乎。意以爲孔  
子不知禮子聞之曰是禮也者孔子聞或人之譏乃言其問  
之意以宗廟之禮當須重慎不可輕言雖已知之當更復問  
文十二年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故  
且太廟周公廟也云孔子仕魯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貧  
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  
爲司空其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  
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攝相事是仕魯由是故得與  
助祭也。計孔曰至復問。正義曰云鄭孔子父叔梁紇所  
治邑者古謂大夫守邑者以邑冠之呼爲某人孔子父梁紇所  
大夫左傳稱鄭人終故此謂孔子爲鄭人之子也。六傳成二  
年六新築人仲叔于奚杜註云子奚守新築大夫即此類也。  
子曰射不主皮。馬曰射  
于奚守新築大夫即此類也。子曰射不主皮。馬曰射  
焉。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和容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實四曰  
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與舞同天子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  
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馬曰爲  
爲善亦兼取和容也。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馬曰爲

之事亦有上中下設。疏。子曰自古之道也。正義曰此章  
三科焉故曰不同科。疏。子曰自古之道也。正義曰此章  
凡張布爲侯而棲熊虎豹之皮於中而射之射有五善焉不  
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禮樂容節也。周衰禮廢射者無復禮  
容但以主皮爲善故孔子抑之云古之射者不主皮也。爲力  
不同科者言古者爲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周衰  
政失力役之事貧富兼并強弱無別而同爲一科。故孔子非  
之云古之爲力役不如今同科也。古之道也者結上二事皆  
前古所行之道也。註馬曰至和容也。正義曰云射有五  
善焉者言射禮有五種之善下所引是也。云一曰和至五曰  
興舞皆周禮卿大夫職文也。云志體和至興舞同皆馬融解  
義語案彼云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  
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註云以用也行鄉射之禮而  
以五物詢於衆民鄭司農云詢謀也。問於衆庶寧復有賢能  
者和謂闔門之內行也。容謂容貌也。主皮謂善射所以觀  
士也。故書舞爲無札子春讀和容爲和頌謂能爲樂也。無不  
爲舞謂能爲六舞也。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庶民無射禮  
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主皮和容與舞  
則六藝之射與禮與樂是也。今此註二曰和容衍和字五曰  
興武武當爲舞聲之誤也。云天子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者

五石疏二

九

英五

周禮天官司裘職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者  
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註云大射者  
為祭祀射主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  
貢之事可以與祭者射者可以觀德行其容體比於禮其節  
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  
內者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其將祀其無祖亦與羣臣射以  
釋之凡大射各於其射官侯者其所射也以虎熊豹麋之皮  
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牽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王之  
大射侯侯王所自射也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  
射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卿大夫之  
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凡此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  
五十弓列國之諸侯大射亦九十參七十下五十遠尊  
得伸可同耳所射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  
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鄭司農云鵠鵠毛也方十尺曰侯四  
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玄謂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  
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為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  
寸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尊卑異等此  
數明矣考工記曰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  
焉然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  
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謂之鵠者

取名於鵠鵠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為鵠亦取鵠之言  
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已志用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討也  
士感者射者大禮故取義衆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

羊 鄭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  
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去其羊

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包曰羊存猶以識  
其禮羊亡禮遂廢 疏

子貢至其禮。正義曰此章言孔子不欲廢禮也子貢欲去  
告朔之餼羊者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因有祭謂  
之朝享魯自文公怠於政禮始不視朔廢朝享之祭有司仍  
供備其羊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也子曰賜也爾愛  
其羊我愛其禮者此孔子不許子貢之欲去羊故呼其名而  
謂之曰賜也爾以爲既廢其禮虛費其羊故欲去之是愛其  
羊也我以為羊存猶以識其禮羊亡禮遂廢所以不去其羊  
欲使後世見此告朔之羊知有告朔之禮庶或復行之是愛  
其禮也。註鄭曰至其羊。正義曰云牲生曰餼者信三十  
三年左傳曰餼牽竭矣餼與牽相對牽是牲可牽行則餼是  
已殺殺又非熟故解者以爲腥曰餼謂生肉未煮者也其實  
餼亦是生哀二十四年左傳云晉師乃還餼臧石牛是以生

牛賜之也此及聘禮註皆云牲生曰備由不與牽相對故為  
生也云禮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者案周禮大史頒  
告朔于廟告而受行之此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  
朝于廟告而受行之此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  
告於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  
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德五年傳曰公既視朔是也視朔者  
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  
是也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司尊  
彝云追享朝享是也其歲首為之則謂之朝政襄二十九年  
正月公在禁傳曰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告朔視朔聽朔朝廟  
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為之也必於月朔為此告朔  
聽朔之禮者杜預春秋釋例曰人君者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縱諸下以盡知力之用摠成敗以效  
能不自執八柄以明誅賞故自非機事皆委立焉誠信足以相  
感事實盡而不權故受位居職者思效忠善日夜自進而無  
所顧忌也天下之細事無數一日二日萬端人君之明有所  
不照人君之力有所不堪則不得不借問近習有時而用之  
如此則六卿六卿之長雖則獲此事躬造此官當皆移聽於  
內官同心於左右政之糾亂常必由此聖人知其不可故簡  
其節敬其事因月朔朝廟遷坐正位會羣吏而聽大政考其

所行而決其煩疑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又惡其密  
聽之亂公也故顯眾以斷之是以上下交泰官人以理萬民  
以察天下以治也每月之朝必朝於廟因聽政事敬而禮  
成以故告時羊然則朝廟朝正告朔視朔皆同日之事所從  
言異耳是言聽朝朝廟之義也玉藻說天子朝廟之禮云聽  
朝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朝於太廟鄭玄以為明堂在國  
之陽南門之外謂明堂也諸侯告朔以特羊則天子以特牛  
與天子用特牛告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諸侯用特羊  
告太祖而已杜預以明堂與祖廟為一但明堂是祭天之處  
天子告朔雖杜之義亦應告人帝朝享即月祭是也祭法云  
王立七廟祖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皆月祭之二  
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二  
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然則天子告朔於明堂朝享於五  
廟諸侯告朔於大廟廟享自皇考以下三廟耳皆先告朔後  
朝廟朝廟小於告朔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春秋文公六  
年經云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公羊傳曰猶者可止之辭也  
天子告朔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皮弁以聽朝朝服以  
日視朝其閏月則聽朝於明堂廟門左麻立於其中聽政於  
路寢門終月故於文王在門為閏云魯自文子曰事君  
公始不視朝者即文六年閏月不告朔是也

盡禮人以為諂也孔曰時事者多無疏子曰至諂

曰此章疾時臣事君多無禮也言若有人事君盡其臣禮謂

將順其美及善則稱君之類而無禮之人反以為諂佞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曰定公魯君疏公定

之故問至以忠正義曰此章明君臣之禮也定公問君使臣臣

問之事君如之何者定公魯君也時臣失禮君不能使定公患之

故問於孔子曰君之使臣及臣之事君當如之何也孔子對

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者言禮可以安國家定社稷止

由君不用禮則臣不竭忠故對曰君之使臣以禮則臣必事

君以忠也註孔曰至問之正義曰云定公魯君諡者魯

世家云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以子曰關雎樂

敬王十一年即位諡法安民大慮曰定疏子曰至不傷

而不淫哀而不傷孔曰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和也疏正義曰此章

言正樂之和也關雎者詩國風周南首篇名與后妃之德也

詩序云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是樂而不

淫也哀窮寃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哀而哀公問社

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

以栗曰使民戰栗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

栗便云使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為之說因周用

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包曰事已成

諫不可復諫止既往不咎包曰事已往不可復追咎

疏子曰至諂

也正義

公定

疏

公定

疏

公定

疏

公定

疏

公定

疏

公定

疏

公定

疏

公定

疏

公定

疏

註孔曰至戰栗。正義曰云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

木者以社者五土之總神故凡建邦立國必立社也。要都安

邑宜於國都。宜相周都豐鎬宜栗是各以其土所宜木也。

謂用其木以為社。主張包周本以為哀公問主於寧。我先儒

或以為宗廟三者社無凱何休用之。子曰管仲之器小

哉。言其器小也。或曰管仲儉乎。包曰或人見孔子小曰

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包曰三歸妻三

曰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然則管仲知禮

乎。包曰或人以儉問故答以安得。曰邦君樹塞門管

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

有反坫。鄭曰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人若別內外於

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備為之如是是不知禮。

管氏而知禮孰不知

禮。疏。子曰至知禮。正義曰此章言管仲借禮也。子曰管

仲之器小哉者管仲齊大夫管夷吾也。孔子言其器

量小也。或曰管仲儉乎者或人見孔子言管仲器小以為謂

其大儉故問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者孔子答或人以管仲不儉之事也。婦人謂嫁曰歸攝猶兼

也焉猶安也。禮大夫雖有妾媵嫡妻唯娶一姓。今管仲娶三

姓之故曰有三歸。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雖得有家

臣不得每事立官當使一官兼攝餘事。今管仲家臣備職奢

豪若此安得為儉也。然則管仲知禮乎者或人聞孔子言管

仲不儉便謂為得禮。故又問曰然則管仲是知禮之人乎。曰

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

亦有反坫者。此孔子又為或人說管仲不知禮之事也。邦君

諸侯也。屏謂之攝。入君別內外於門。攝屏以藏塞之。大夫當

以簾蔽其位耳。今管仲亦如人君攝屏以塞門也。反坫反爵

之坫在兩楹之間。人君與鄰國為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

畢則各反爵於坫上。大夫則無之。今管仲亦有反爵之坫。借

濫如此。是不知禮也。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者。孔子舉其借

禮於上而以此言非之。孰誰也。言若謂管氏而為知禮更誰

為不知禮。言唯管氏不知禮也。註包曰至為儉。正義曰

云婦人謂嫁曰歸者。隱三年公羊傳文。何休曰歸人生以父



母為家嫁以夫為家故謂嫁曰歸明有三歸之道也。註

曰至知禮。正義曰云反姑反爵之姑在兩楹之間者以

飲酒是鄉大夫之禮於房戶間燕禮是燕已之臣子故尊於

東楹之西若兩君相敵則尊於兩楹間故其姑在兩楹間也

云人君別內外於門特牲云臺門而旅楹鄭云此皆諸侯之

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楹楹所以蔽行道管氏梅塞門塞猶蔽

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是也云若與

國為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姑上者熊氏

云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姑虛爵於姑上於西階上

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姑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

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姑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

爵於姑上者文不具耳其實當飲畢反子語魯大師樂曰

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音始奏翕如盛從之純

如也從讀曰縱言五音既發放皦如也言其音繹如

也縱盡其音聲純純和謂也以成樂始作翕如而成於三

也疏子語至以成。正

語魯大師樂者大師樂官名猶周禮之大司樂也於時魯

禮樂崩壞故孔子以正樂之法語之使知也曰樂其可知也

者言五音翕然盛也翕盛兒如皆語辭從之純如也者從讀

曰縱謂放縱也純和也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音聲純純和

諧也皦如也者皦明也言其音節分明也繹如也者言其音

落繹然相續不絕也以成者言樂始作翕如又縱之以純如

樂以之而成也儀封人請見鄭曰儀蓋衛邑封人官名曰君子之

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包曰從者弟子

隨孔子行者通使得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

道也久矣孔曰語諸弟子言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天

將以夫子為木鐸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

疏儀封至木鐸。正義曰此章明夫子之德天將命之使

於孔子從者欲見孔子也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

見也者之所請辭也嘗曾也言往者有德之君子至於我斯

九五十一  
地也吾嘗得見之未曾有不得見者也從者見之者從者謂  
弟三子隨孔子行者既見其請故為之紹介通使得見也出曰  
子曰三子何患於喪乎者儀封人請既見夫子出門乃語諸弟  
道也久矣者此封人又說孔子聖德不喪之由也言事不常  
一盛必有衰衰極必盛今天下之衰亂無道亦已久矣言極  
弱興衰屬在夫子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者木鐸金鈴木舌也  
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如  
木鐸以振文教也○註鄭曰儀蓋至官名○正義曰云儀蓋  
衛邑者以左傳衛侯入於夷儀疑與此是一故云蓋衛邑也  
云封人官名者周禮封人掌為畿封而樹之鄭云畿上有  
封若今時界也天子封人職典封疆則知諸侯封人亦然也  
左傳言穎谷封人祭仲足為祭封人宋高哀為蕭封人此云  
儀封人皆以地名封人蓋職典封疆居在邊邑穎谷儀祭皆  
是國之邊邑也○註包曰至得見○正義曰云通使得見者  
見謂為之紹介使之見也若左傳云乃見縛設諸焉齊豹見  
宗魯於公孟亦然○註孔曰至天下○正義曰云木鐸施政  
教時所振也者禮有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為之明  
古有金木之異知木鐸見木舌也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  
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是武事

振金鐸文事振木鐸此云木鐸施  
政教時所振者所以振文教是也子謂韶盡美矣又盡  
善也  
孔曰武王樂也以征  
代取天下故未盡善  
善也者韶舜樂名韶紹也德能紹堯故樂名韶言韶樂其聲  
及舞極盡其美揖讓受禪其聖德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  
盡善也者武周武王樂以武得民心故名樂曰武言武樂音  
曲及舞容則盡極美矣然以征伐取天下不若揖讓而得故  
其德未盡善也○註孔曰至盡善○正義曰云韶舜樂名者  
樂記云韶繼也註云韶紹也言舜之道德繼紹於堯也元帝  
包曰舜之時民樂紹堯業其書益稷云蕭韶九成鳳皇來儀  
是韶為舜樂名也云謂以聖德受禪故盡善者書序云昔在  
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孔安國云  
使攝遂禪之禪即讓也是以聖德受禪也○註孔曰至未盡  
善○正義曰云武武王樂也者禮器云樂也者樂其所自成  
註云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己之功然則以武王用武除暴為  
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為武樂武樂為一代大事故歷代皆稱  
大也云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者以臣伐君雖曰應天順

人若不若揖讓而受故未盡善也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  
哀吾何以觀之哉疏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正義曰此章揆言禮意居上位者寬則得眾不寬則失於苛刻凡為禮事在於莊敬不敬則失於傲惰親臨死喪當致其哀不哀則失於和易凡此三失皆非禮意人或若此不足可觀故曰吾何以觀之哉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三



